



凡人故事

我哥

□周伶俐

一

我哥当年是个摇滚青年。

确切地说,他是个摇滚迷。他有满满一抽屉摇滚音乐磁带,还有一把栗色的吉他。有一年暑假他从市里回来时,穿着一件黑色文化衫,上面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,据说叫切·格瓦拉,是出生在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,戴着红星贝雷帽,表情严肃。我们觉得难看,我哥却天天穿着它,舍不得脱下来洗。那时的他,又高又瘦,微驼着背,一脸深刻而痛苦的表情,真是酷啊。

据说摇滚代表人类的愤怒。

我哥是有理由愤怒的。

都说天道酬勤,也不尽然。我哥学习十分刻苦,他的台灯,从来都是半夜12点才熄灭,又在第二天早晨5点亮起,他眼皮一扒就开始背书。我怀疑他的高度近视眼,就是天天一起床就看书看出来的。

二

我哥这样苦读,高考分数也只够上市里的技校。当然,那个时候考上大专就可以请街坊喝酒了。我妈说:我儿考不上大学,我不怪他,他尽力了。

毕业后我哥进了一家国企,没几年,企业被一家外企全盘收购,24小时机器不歇、人不歇,三班倒。外企的墙上贴着标语“如果你不能奉献智慧,那么请你奉献汗水”。我一度以为,我哥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,在操作台前是坐着的。就在去年有一次闲聊时,他笑道,哪能坐着呢?是站着的。他的语气那样平淡,好像那么站一夜,年复一年的,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。

这份工作我哥干了8年,就像愚公移山,房贷一个月一个月地还,快还完了,他女儿也一天一天长大,而且成绩优秀,一解我哥当年苦读之困。所以当我哥兴奋地宣布他准备跳槽时,得到了我们的一致支持——没白没黑地干了这么多年,他说自己想有个新的人生规划了。事情缘于他过年时的一次同学聚会。我哥有一个当年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同学发迹了,在讲了一遍自己传奇的奋斗史后,他捏着酒杯搂着我哥的肩膀说:到我这儿来,一句话!我哥当了真,年后就辞职了。

三

醉话怎么可以当真呢?事实上对于没有特长的我哥来说,不那么容易安排岗位。

我哥在之后的半年时间,基本闲在家里。我们一开始想,到哪里都有一碗饭吃,但是我哥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做长久。突然没了收入,积蓄一点点被掏空了,我哥家里天天鸡飞狗跳,他女儿考试也发挥失常……直到我哥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这份新工作,薪水微薄,却很清闲,干两天休一天。我们都很知足,我哥累了这么多年,也该轻松一下了。至于钱的问题,我和弟弟自给之外,略有余力可作贴补。说这些话,是在端午,全家团聚,饭后我们兄妹几个在小院里闲聊,这样宽慰我哥。夜色里,我看不清我哥的脸。他本来就寡言,近来话更少了,只见他勾着头,站在葡萄架下,手中的烟头一明一灭。

四

端午一过,天说热就热了。

走在树荫下,也觉热浪袭人。城市大搞建设,路边正在挖天然气管道,几个戴着黄头盔的工人在施工,半天的工夫,已挖出一大堆泥土,高高地堆到路边。我下班时踮着脚走过,突然看见积水坑的坑道里,那个又高又瘦、长筒靴踩在黄泥浆里、眼镜随着汗水滑到鼻尖的男人不是我哥吗?算算那天正好是他的休息日。

我没有喊他,嗓子眼被堵上了,阳光这样白亮灼人,我眼前一片模糊……

我哥,从小到大,一直很努力,不偷懒,不贪心,很呆板,很笨拙。生活对他而言,从来没有一点儿偷闲取巧的可能。

这样的人,在这世上占了大多数。现实乏善可陈,幸而有人间乐趣种种,有人嗜烟,哪怕一包红梅;有人好酒,哪怕一瓶二锅头、一碟猪头肉;有人摸着牌可以不眠不休,这些都是快乐,真实的快乐。而我哥,除埋头死扛之外,何以解忧?说来奢侈,仍是他那一抽屉听旧的磁带,他那把已经磨破的老吉他,他酷爱的切·格瓦拉,睁着一双倔强的眼睛,据说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坚韧。

人的坚韧,是一丛鲜花,在瓦砾里也能骄傲地绽放。

职场故事



绘图
雅琦

阶梯福利

□宋绍武

老主任退休后,由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接替了他的工作。怕有些事我处理不好,老主任时常给我当顾问。

办公室的事总是千头万绪。时逢盛夏,当务之急是搞好职工的福利,经过领导研究,准备给大家发些解暑之物。

预算批下来,我造了个表,打算按人头每人发六块香皂、四条毛巾、三大瓶进口洗发水。另外,采纳工会的建议,每个科室配三把躺椅,每人配一条毛巾被,以免大家午休休息时着凉。如此安排,单位批的预算刚刚好。为此,我还有些得意。

我正要吩咐小李和小莉他们去采购,老主任恰好来巡视,既然碰上了,还是得征询一下他的意见。接过单子,老主任的眉头蹙了起来,语重心长地说:“小宋,怎么能这样搞平均呢?没有主次之分。马上改,福利再少,也得让领导满意。”

我不得其解,探询具体该咋改。老主任想了想,戴上老花镜,拿起笔边写边讲:“人均两块香皂、两条毛巾和一瓶洗发水。一般科室分一把躺椅,配一条毛巾被。办公室本来就小,躺椅多了摆不下,看上去也不像话。再说,午间有几个人睡觉?不是聚一堆侃大

山就是用扑克。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宽敞,每人配一把躺椅和一条毛巾被,三个上班的‘顾问’参照此待遇执行。给一把手特选一张高档折叠床,配一床薄羊毛毯。如预算超支,就请示领导追加。”

虽然不解其中奥妙,我还是照此上报。追加的预算很快就批下来了。我担心照此执行差距太大,职工会有过激的反应。可奇怪的是,实物发下去后,虽然少数人私下有些怨言,但大多数职工“逆来顺受”,仿佛觉得事情本该如此。

过了一阵子,办公室又筹划给职工发西瓜、白糖和绿豆。联想到上次发福利的经历,我反复琢磨老主任的话,最后总结出,不能搞大锅饭,一定要弄出个差别来。

照此思路,我计划福利这样分配:一般职工分西瓜二十公斤,白糖和绿豆各两公斤;科长和主任数量增加20%;主要领导和“顾问”增加40%;一把手的数量翻倍。如主要领导嫌实物太多,可折算成相应的现金。

我用电话将此方案汇报后,老主任欣喜地说:“小宋,进步神速,悟性很高嘛!记着,任何事都要掌握这个原则,倚重领导,从细微之处树立领导的威信,是我们中层干部的责任。”

新篇故事

刻木

□阮小籍

讲一个有关男人和他妈妈的故事。

男人小时候是一个“问题少年”,上树掏鸟窝时把腿摔断了;长大了是一个“叛逆青年”,喜欢吃、喜欢喝,最不喜欢干农活;结了婚是一个“烦恼男人”,婆媳关系搞得他焦头烂额。

一句话,他是一个很失败的男人。最要命的是,他的不孝顺也是出了名的。

很多男人,都是为人父后,才知道父辈的艰辛,从而懂得了孝顺,懂得了感恩,懂得了悲悯,正所谓“养子方知报娘恩”;也有很多男人,沉浸在小夫妻的二人世界里,像花喜鹊一样,尾巴长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;还有很多男人,会在夏天里给母亲装空调,冬天里给母亲买“波司登”,母亲生病住院时跑前跑后,但就是没时间陪母亲,一个字,忙!

而我们讲的这个男人,却是一个“暴力哥”,有严重的家庭暴力,不仅打老婆,还打老妈。老妈做的饭不好吃了,他会掀桌子砸碗,甚至用鞭子抽打老妈。有一天,他在伊滨区南面的万安山上干活,好像是耕田吧,反正当时他手里拿着鞭子。晌午老妈给他送饭,看到他手里挥舞的鞭子,吓得掉头就跑,不

小心碰在了山石上,满脸是血,送到医院时,人已经不行了。

老妈死后,他终于良心发现,照着记忆中母亲的样子刻了一个木头人,每天给她梳头,为她洗脸,陪她讲话。天冷的时候,他为她添衣服;天晴的时候,他把她搬出去晒太阳;吃饭的时候,说,您先吃饭。

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一直过了1000多年。

他的故事和如今的“感动中国”一样,在元代被郭居敬收录在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》即“二十四孝”里,他也成了新闻人物。

百度一下,你会发现,全国到处有关于“丁郎刻木”的记载,山东人说他是山东的,云南人说他是云南的,河南人说他是河南的。这并不矛盾,“刻木为父母,形容在日身。寄言诸子女,及早孝双亲”,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力量,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孝敬父母要及早,莫待白头方悔迟。

这个男人姓丁,大家都称他“丁郎”。他生活的村庄叫“丁郎寨”,在今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西李村,大致位置在提庄村以南、希望路以北。